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八十一

起開元國數五月盡永
兆攝提格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

章事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

時以洛陽
宮前殿為

貞觀殿內朝
為崇勳殿

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

復扶
又翻全忠

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攜翔

使去曰翔亦醉矣

全忠疑帝欲圖己敬翔其腹心也故亦不使之入攜它狄翻

辛未全忠東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

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

趙匡凝以襄陽之甲

窺夔門夔在三峽上游并流攻之故曰上峽上時掌翻

知渝州王宗阮等擊

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

端謂之鎖峽

敗補邁翻絙古恒翻鎖即鎖字

六月李茂貞王建

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

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

當是時蜀兵不出朱全忠之兵力不能及

也令朱友裕擊岐邠耳

命保大節度使劉鄩弃邠州引兵屯同州

劉鄩在邠州逼近李茂貞繼徽聲援不接故使弃邠還屯同州與朱友裕合勢邠音夫

癸丑全忠

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

賢見

通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

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

涓圭淵翻

涓曰兵者凶器殘

民耗財不可窮也

言不可窮兵極其兵力好戰不休是窮兵也

今梁晉虎爭

勢不兩立

梁朱全忠晉李克用

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

復生不能敵矣

又復扶翻

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

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

易音

有事則覘其

機事觀豐而動可以萬全

覘丑廉翻又丑豐翻豐許覘翻

建曰善茂貞

雖庸才然有强悍之名

悍下罕翻又侯肝翻

遠近畏之與全忠力

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

貞修好

王建既併山南諸州阻關而守關外倚李茂貞為藩蔽故與之修好好呼到翻

丙子茂

貞遣判官趙錕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勲求昏

錕戶盲翻為于偽翻此天雄軍治秦州屬李茂貞

建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茂貞數求

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墮軍實以厚寇讐豈王建之本心哉倚以自蔽不厭其數

也數所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

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

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史言馮涓因獻頌而進規故其諫易入斂力贍翻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

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見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

惡烏路翻全忠欲篡利立庸幼德王

裕貌秀而齒長立之非已之利也故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

謂為劉季

述所立也事見二百六十年

豈可復留

奸音干復扶又翻

公何不

言之肩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

敢竊議此崔肩賣臣耳

史言朱全忠之狡猾

帝自離長安日憂不

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

離力智翻是年正月壬戌帝離長安而東

沈持林翻

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

伺相吏翻

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

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

史言昭宗之輕脫以速禍從千

容翻齧五結翻語牛俗翻

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

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

全忠方引兵西討

西討岐邠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

幼君易謀禪代

易以鼓翻

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

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

壬寅帝在椒殿

椒殿

皇后殿也史炤曰

玄暉選龍武牙

官吏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

軍前謂西討行營軍前也

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

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

呼火故翻

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

而弑之

年三十八

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

求哀於玄暉乃釋之

何后祈生于蔣玄暉而卒以玄暉死屈節以苟歲月之生豈若以身

殉昭宗之不失節也

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

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

更工衡翻祝昌六翻

監軍國事

監古街翻

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

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李克用復以張承業為

監軍

李克用匿張承業見上卷天復三年監古街翻

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

未下

天復三年李神福始攻鄂州天祐元年又攻鄂州事並見上卷

會疾病還廣陵楊

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

泌陽漢湖陽縣地後

魏置石馬縣後訛為上馬貞觀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復

割湖陽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州宋白曰

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云云同上唐改泌陽以地在泌水之陽也唐州治馬泌兵媚翻神福尋卒

宣州觀察使臺濛卒

卒子恒翻

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

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

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名非溫使者及王

令書慎無亟來

諸侯下令于境內謂之令書以異於天子所下制詔敕之書也亟紀力翻為徐

溫召渥

渥泣謝而行

九月己巳尊皇后為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駱谷

軍永壽所以致邠兵自此而南至駱谷所

以致岐兵鳳翔邠寧兵竟不出辛未東還冬十月辛卯朔

日有食之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戶號

刀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

東都自軍前東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

請討賊帝昭宣帝也賊弒君之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先悉

薦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此以

為二人罪猶不敢昌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然以弒逆之罪罪之

李彥威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朱全忠愛
而子之考異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叔琮貶白

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

之謗呼火故翻塞恣則翻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

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

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

軍諸衛事朱全忠兼忠武張全義帥天平見上卷上年朱友恭氏叔琮既誅以全義領宿衛乙

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

於梨園死于梨園行營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降戶行密

遣兵圍之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

楊行密使其將劉十存攻杜洪於鄂州

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

自潁州潁上縣取正陽濟

淮軍于霍丘

九域志霍丘縣在壽州東一百二十七里按元豐之壽州治下蔡

分兵救

鄂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

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

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

讓殺刺史陳璋事泄

錢鏐恨陳璋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二年

十二月璋斬

讓而叛降于楊行密

降戶江翻

初馬殷弟實性沈勇

實徂宗翻

沈持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

以百戰百勝名軍

儒死事楊行密

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

從千客翻

乃

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

瓌古回翻

果非常

人當遣汝歸竇泣辭曰竇淮西殘兵

馬竇從秦宗權孫儒起于淮西故云

然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嘗得兄聲問竇事大

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竇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竇至長沙殷表竇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

子竇曰楊王地廣兵彊

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

與吾鄰接不若與

之結好

好呼到翻

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

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

此論勿為吾禍

史言馬殷畏朱全忠

初青海節度使徐彥若遺

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

事見二百六十年復元年

朝廷以兵部尚

書崔遠為青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

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

乃奏以隱為青海節度使

史言劉隱自託于朱全忠

昭宣光烈孝皇帝

諱祚即位更名柅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于曹

州四年乃
追崇謚號

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

是時壽州治壽

春朱全忠自霍丘遣諸將進逼之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

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

王茂章攻潤州事始上卷天復三年八月

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

安仁義歸楊行密破趙鏐孫儒平宣

潤皆有功

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

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

敢逼

安仁義在淮南軍中號最善射衆憚之故不敢逼

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

輒罵之

先悉薦翻

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

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披之而

下并其子斬于廣陵市

田顯朱延壽安仁義淮南諸將中之鎗鎗者也三叛連衡不足

以病楊行密暮年之餘相次禽殄行密未易才也

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

陳

叛錢鏐事始上

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

卷天復三年

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

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

史言御衆之術惟靜足以制動

錢鏐

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

從

用翻鎰夷質虜鎰及球以歸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

翻敗補邁翻

青州事代王師範

朱全忠寬西顧之虞然
後命李振代王師範

全忠圍壽

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立引歸

朱全忠遣諸將
逼壽州城下而

留屯霍丘
為後勢

二月辛卯至大梁

霍丘至大梁
九百餘里

李振至青

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

至濮陽已
入朱全忠

巡屬故囚服乘驢
以請罪濮博木翻

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

後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為太師致

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慙樸無能

慙竹
巷翻

先領安南全忠自

請罷之

是日社

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
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

全忠使

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栩虔王禔沂王禕遂

王禕景王祕祁王琪雅王禎

禎之

人翻瓊王祥置酒九曲池

九曲池在洛苑中

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遣其將

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

之

天復二年正月淮南兵攻鄂州踰兩碁而後克

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

廣陵悉誅之

僖宗光啓二年杜洪據鄂州至是而亡

行密以存為鄂岳觀

察使

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

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慎來

山是年更名太平山

廟號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

度使 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

充靜海節度使

罷獨孤損政事耳靜海軍治交州在嶺海之外損安得至邪

以禮部

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

蔚紆勿翻

甲申以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

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

佻它彫翻

時天子左右

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

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傳張廷範

昭和王福亦昭宗之子

本優人有寵于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

有方鎮

言幸有方鎮可以處之

何藉樂卿

太常卿掌禮樂故曰樂卿言勲人處之之職當

各當其分不藉樂卿以榮恐非元帥之旨

朱全忠時為諸道元帥故稱之

持之不下

下戶嫁翻

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

入浮薄之黨

裴樞第十四

觀此議論本態露矣

言其猶持清議也

璨

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

同平章事涉收之孫也

楊收見懿宗紀為相以罪貶死

為人和厚恭謹

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

也必為汝累

累良瑞翻

加青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壬辰河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

斂求賢俊

史言蓋寓垂歿不忘效忠於李克用蓋古蓋翻姓也省所景翻

夏四月庚

子有彗星出西北

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

淮南將陶雅會衢

睦兵攻婺州

光化三年田頔取婺州既而頔為楊錢鏐行密所攻錢鏐取婺州使沈夏守之

使其弟鏐將兵救之

鏐匹燒翻

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

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為朱全忠殺柳璨蔣玄暉張本

乙丑彗

星長竟天

彗所以除舊布新易姓之徵也薛居正五代史曰是年正月甲辰有彗出于北河貫文昌

其長三丈餘五月乙丑復出軒轅大角及于天市垣光耀嚴猛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

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

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

腹非

橫戶孟翻
非亦作誹

宜以之塞災異

塞悉則翻

李振亦言於朱全

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

紊音

問

且王欲圖大事

謂篡奪也

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

盡去之

去羌呂翻

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

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

陸扆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

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維

州司戶

維音維唐武德二年分青州北海縣置濰州八年州廢以北海還屬青州此時蓋復置濰州也

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

處

處昌呂翻

聲迹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

之一空

為于偽翻

辛巳再貶裴樞為龍州司戶

劉昫曰龍州治龍水縣本

漢端溪縣地晉分端溪立龍鄉縣隋改龍鄉為平原縣又改為龍水唐平蕭銑置龍州龍閭江翻

獨孤

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甲申忠義節度使

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

趙匡凝東結淮南西通巴蜀欲交隣以抗朱全忠也適以

動朱全忠之
兵好呼到翻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

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

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

一夕盡殺

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

中竹仲翻

故深疾

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

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

逐者時人謂之鴟梟

朝直遥翻下同梟堅亮翻

見朝士皆顧指氣使

以顧指麾以氣使令言其怙
朱全忠之勢而肆其驕豪也

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

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

轂古

鹿翻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

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

好呼到翻言順口附和以玩狎人

車轂須用夾榆

說文榆白粉所謂夾榆乃今之田榆也生田塍間其皮類槐其肉理堅緻而赤

鋸以為器堅而耐久車轂衆輻所湊其木宜堅緻者柳呂俛曰檣榆宜作車轂爾雅云白棗也檣相稽翻

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捫言宜為

車轂者悉撲殺之

捫昨沒翻撲弼角翻

已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

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

解之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

督遣無得稽留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

官居平泉莊

李德裕有平泉莊在河南府界德裕平泉記曰先公眺想屬注伊川吾于是有退居

河洛之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翦荆棘驅狐狸而為之康駢曰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詔下未至

責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

曹州司馬 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

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為羅紹威誅牙將張本佺且緣翻剽

匹妙翻時劉守文據滄州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

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

馮行襲附朱全忠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

未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

繼之

考異曰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帥前軍討趙凝于襄州辛未

帝南征唐實錄七月全忠奏匡凝擅通好西川淮南又遣弟專領荆南請削奪官爵已遣都將楊師厚討之翌

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寧楊師厚是日到乃議伐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車徒委楊

師厚摠其軍政乙亥上領親從步騎繼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今從之薛史太祖將圖禪代以匡凝兄弟並據

藩鎮乃遣使先諭旨馬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它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

七月遣楊師厚帥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表匡凝罪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於洛陽匡凝與行密等移

檄諸道共討之全忠安肯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

陷温州

佶巨乙翻考異曰新紀正月約陷張惠奔福

州

天復三年張惠據温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自温州南出平陽縣渡海浦即福州界九域志温州

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二十里

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

淮南兵自正月攻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圻官居

虞鄉王官谷

王官谷在虞鄉縣中條山

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

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

見賢通翻

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

乃復下詔畧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

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

復扶又翻柳璩言司空圖既非伯夷之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

朝政如彼而自謂公正通鑑直叙其辭而綴惡自見

可放還山圖臨淮人也楊

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

七州皆忠義軍所屬

朱全忠軍

于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

襄州穀城縣有陰城

鎮按舊史陰谷口在襄州西六十里

癸亥引兵度漢

浮梁成而度

甲子趙匡凝

將兵二萬陳于漢濱

陳讀曰陣

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傳其城

下傳讀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公漢奔廣

陵傳宗中和四年趙德諱據襄州傳子匡凝至是而亡
楊行密時據廣陵匡凝沿漢入江順流東下而奔歸

之帥讀曰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匡凝至廣
率下同

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

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

乎輸春遇翻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丙

寅封皇弟禔為潁王

禔是支翻又是今翻

祐為蔡王

丁卯荆南

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弃城奔成都

天復三年趙匡凝遣匡明據有

荆南匡凝敗匡明亦走

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

引兵擊江陵

荆南軍府治江陵

至樂鄉

九域志江陵府長林縣有樂鄉鎮

荆南

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荆南留後

降戶江翻

瓌古回翻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宗

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奔金州奔均州其

將全師朗以城降

僖宗大順二年馮行襲取金州至是而敗行襲遂歸于朱全忠九域志金

州東至均州七百里

考異曰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

行思後主紀作全行宗林思謬王宗播王承規傳作全

行宗桑弘志傳作全行朗新書馮行襲傳作金行全蓋

傳寫差誤不可考正按後蜀後主實錄云金州招安指

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是師

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

朗昆弟族人也今從十國紀年

宗朗

更工銜翻下詔更同

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

宋白曰渠州春秋巴國秦滅巴置巴郡漢為宕渠縣地

蜀先主分巴郡置宕渠郡梁大同三年於郡理置渠州

巴州亦漢宕渠地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今州理

是也後魏於漢昌縣理置大谷郡又于郡北置巴州開

州漢胸臆縣地後漢建安二年分胸臆西北

界置漢豐縣後周置開江郡隋改郡為開州

乙酉詔

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

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歛婺衢

睦觀察使

楊行密本用陶雅為歛州

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

陽

此暨陽即越州諸暨縣也與婺州東陽縣接境

兩浙將方習敗之

敗補習進

攻婺州

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

濠州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

長知兩翻下子長同

素無令

譽

令善也令力正翻

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

渥隱性慙直

慙書容翻慙也又陟降翻

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

擊毬飲酒

楊渥時守宣州益加官司徒易以跋翻喜許記翻

非保家之主餘子

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

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

考異曰按徐溫謂隱為奸人隱若欲為亂當密召劉威豈

肯對其父斥渥短請以軍

俟諸子長以授之

長知兩翻行密

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

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

為于偽翻

安可使它人有之行

密曰吾死瞑目矣

瞑莫定翻開目也

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

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

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恐死待之可求與徐溫

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

如宣州召之

為楊渥不終張本

可求同州人也

路振九國志曰嚴可求本馮翊

人父實仕唐為江淮陸運判官由是家于江都

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為

宣州觀察使

楊行密以宣州地接杭州使良將居之豈知楊渥與王茂章構怨手為茂章奔兩浙

張本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

幕府

別開元帥府

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

將自襄陽歸大梁

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

洛陽以丙戌除全忠諸道元帥全忠猶在行營以是日變計欲

攻淮

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

謂荆襄兩鎮

闢地

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

懾之涉翻

此威望可惜不若且

歸息兵俟豐而動

敬翔知淮南之不可攻豐許觀翻

不聽

改昭信軍

為戎昭軍

昭信軍本置于金州時已為王建所取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

士辰至棗陽

棗陽縣屬隨州自棗陽至棗陽一百三十餘里

遇大雨自申州抵

光州

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文帝立義陽郡宋立司州入魏改為郢州周武帝改郢州

為申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為西陽縣魏置弋陽郡梁末于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為淮南郡隋復為

光州九域志自申州東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

黃涉申光暨壽春之霍丘駐馬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趨光壽按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

實錄誤今從編遺錄

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

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

刺史

柴再用汝陽人也故以衣錦啗之

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

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

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

日而去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裴樞等既死而蘇循

等進矣奉唐璽綬而輸之梁者此輩也素無才行行下孟翻乾寧中登進士第

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洪邁隨筆曰昭宗乾寧三年試進士刑部

尚書崔凝以下二十五人放榜詔于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

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唐人謂貢院為科場亦謂之場屋言由此而決科進取爭名之場也

甲午楷帥同列上言謚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

號多溢美乞更詳議

按舊書帝紀楷時帥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盧鼎上駁議楷目不知

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事下太常

下戶嫁翻

丁酉張廷範

奏改謚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楊渥至

廣陵

渥自宣州至廣陵

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為淮南留後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

九域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比必利翻

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

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

淮水流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正陽鎮東正

陽屬壽州安豐縣界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

以朱

全忠父名誠故改成德為武順更工衡翻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

柴再用抄其後軍

抄楚交翻

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

悔之

悔不用敬翔之言也

躁忿尤甚

躁則到翻

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

急於傳禪

先悉薦翻

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

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

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

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

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

蔣玄暉時為樞密使內專朝廷之權外結朱全忠之寵

因

諧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

變須待也

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

言朱全忠在壽春行營蔣

玄暉懼罪故自往言狀

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

沮在呂翻止也借

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

禪代之事先封大國次加九錫殊禮此王

莽創為之也魏晉踵而行之諱其名而受其實魏文帝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言雖不至如朱全忠之凶

暴其欲篡之心則一也

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

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

背蒲妹翻

但以今茲晉燕岐蜀

皆吾勍敵

晉李克用燕劉仁恭岐李茂貞蜀王建勍渠京翻

王遠受禪彼心未

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

為于偽翻

全忠叱之曰如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

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

唐制大祀百官皆先習儀受誓戒散齋致

齋而後行事

裴迪自大梁還

裴迪先至壽春行營從朱全忠還大梁自大梁還洛陽

言

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

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為全忠

家乳母養子故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 壬申趙匡

明至成都

正月丁卯奔荆南至是方至成都

王建以客禮遇之昭宗之

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

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

為于偽翻下思為同

使武定節度使王宗

綰諭卿曰

武定節度使治洋州蜀之東北鄙也故使諭卿

蜀之將士世受唐恩

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

乘繩證翻上時掌翻

皆不報尋有

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

夕枕戈

枕職任翻

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

諭舍人宜自圖進退

司馬卿抑時為中書舍人歟否則唐制中書通事舍人掌受四方章

奏及宣傳詔命今以卿將命出使故稱之歟

卿乃還

還從宣翻

庚辰吳武忠王

楊行密薨

年五十四 考異曰十國紀年注吳錄唐烈祖實錄及吳史官王振撰楊本紀皆云天佑

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梁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潁州獲河東謀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絹書

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顏行密神道碑殷文圭行密

墓誌游恭渥墓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卒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

亡嗣君幼弱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明年二月疑沈顏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寢疾

付渥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為行密卒王振沈顏殷文圭游恭渥皆仕吳而記錄差異固不可考今

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廣傳聞

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

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行楊

密請李儼承制見二百六十三卷
天復二年渥字承天楊行密長子

柳璨蔣玄暉等議

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

朝直遇翻

禮部尚書蘇循

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

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搃百揆以宣武宣義

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

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

道為魏國

宣武領汴宋亳單宣義領汝鄭滑天平領鄆曹濮濟護國領河中晉絳慈隰天雄領魏博

貝衛澶相武順鎮冀深趙佑國領京兆商華河陽領孟懷義武領定邠易昭義軍領潞澤保義領邢洺磁戎

昭領金均房武定領洋泰寧領兗沂密平盧領青淄齊
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國領同鎮國領陝魏武寧領徐
宿忠義領襄鄆隨郢唐
復安荆南領荆歸陝
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

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
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

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
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

謂白

馬也全忠亦惡之

惡烏路翻

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

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

偽翻為于

何太后泣遣宮人阿虔

阿秋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

阿烏葛翻

語牛倨翻帝及德王裕皆何太后子也昭宗已弒裕與諸弟稍長相繼而死事已至此后之母子能獨全乎后素號多智臨難乃爾蓋當時以王殷趙殷衡諧玄暉云能隨時上下以全生者為智也

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

復唐祚

何太后時居積善宮

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

應頊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獄

河南府獄

以王殷權知樞密

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

酉詔許之

朱全忠憤怒正欲殺蔣玄暉等乃復行魏晉之事表辭者敬翔教之也詔許之者王殷等

承朱全忠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之風指也

舍為宮闕矣

史誅其心迹以示天下後世

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瑱

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

貲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

命

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內夫人宣傳詔命考異見前

及參隨視朝

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

臨朝不坐則宮人傳命百僚周隋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客立于殿庭至天祐三年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遇延英生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正是年詔敕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也

聚眾焚之

河南河南府也揭其謁翻舉也

玄暉既死王殷趙殷衡又誣

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已酉全忠密

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

子而廢母

是復晉峻陽之事也

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

撲弑角翻

庚戌以皇太

后喪廢朝三日

既廢母為庶人又廢朝三日廢為庶人天性滅矣廢朝三日既非喪母之禮又

不足以塞天性之傷唐之臣子非唐之臣子也朝直遥翻

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

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

唐不復郊矣

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

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

自罷謁郊

廟以下皆朱全忠之風心

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呼火故翻

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

王宗朗守

金州纔三月耳

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請金州荒殘

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安軍

考異曰實錄云改為武寧軍

新表云改為武定軍按武寧乃徐州軍額武定乃洋州軍額不應同名續寶運錄注云天復七年秋汴軍都頭

號馮青面改姓朱授全忠印綬為洋州刺史授當作受洋州自景福元年刺史楊守佐歸順鳳翔後被朱全忠

除此年秋蜀第二指揮使王宗綰收獲金州都押衙全貴帥衆降賜姓王名宗朗拜金州刺史又編遺錄天祐

三年二月云行襲已于均州建節因署韓恭知金州事
請朝廷落下防禦使并不建戎昭軍以此諸書參驗似
是今者以行襲兼領洋州節制非改戎昭為武定軍實
錄新表皆誤續寶運錄天復七年亦誤也按考異則
武安軍當作武定軍
參考新舊書亦然
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為

浙兵所逼也僖宗中和四年陳晟據睦州至詢而敗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

王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

兵襲之

楊渥襲位曾幾何時而修怨于一州將其褊量如此固不足以君國子民

湖南兵

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却之

三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

營於宗高谷將擊嗚末及取涼州

趙珣聚米圖經曰靈武自賀蘭山路過西

至涼州九百里

李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

度徒洛翻帥

衆奔兩浙

帥讀曰率

親兵上蔡刁彥能辭以母老不從行登

城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

楊渥父子皆以王爵鎮廣陵故稱淮南軍府為

王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

斷音短

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睦州自此屬錢氏楊氏不能爭歙書涉翻

鏐以

茂章為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

更工衡翻

乙丑加靜海

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曲承裕乘亂據有安南

初田承嗣鎮

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

事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

廣德元年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

固歲久益驕橫

橫戶孟翻

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

帥所類翻

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

穆宗長慶二年立史憲誠文宗太和三年立何進滔

懿宗咸通十一年立韓允中僖宗中和三年立樂彦禎文德元年立趙文珙尋立羅弘信

天雄節度

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

惡烏路翻

朱全忠之圍鳳翔也

圍鳳翔見昭宗天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
復元年二年三年

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

及李公佺作亂

去年七月李公佺亂見上

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

範趣全忠

趣讀曰促

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

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

魏鎮魏博鎮冀兩鎮樂城恐當作樂壽

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

規者卒

卒子恤翻

全忠遣客將馬嗣勲實甲兵於橐中

有底曰橐

無底曰橐橐捷各翻

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

長直兵蓋選驍勇士長使之直衛不以

番代者也

帥之入魏

帥讀曰率下同

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

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

庫斷弓弦甲襟

斷音短襟
普患翻

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

嗣勲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圍營殪

之

殪一
計翻

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詰去
吉翻

辛未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

略並為節度使

二人皆能保據
本道因而命之

庚辰錢鏐如睦州

九
域

志杭州西南至睦
州三百一十五里

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獲其將韓

從實

歸州屬
荆南

陳璋聞陶雅歸歛自婺州退保衢州兩

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去年九月淮南兵取婺州陳瑋本以衢州

附淮南今自婺州退保之

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

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勲

昭宗天復三年湖南將許德勲取岳

州今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

為陳知新等覆軍張本

戊寅以朱

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

此全忠辭不受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羅紹威

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

數所而猜角翻

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

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

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

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

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

歷亭縣屬貝州九域志在

州東九十里宋白曰歷亭縣之地自後魏至高齊其地屬鄒縣隋開皇十六年于永濟渠南置歷亭縣遙取漢

歷城縣為名按漢地理志歷城屬信都郡在蓆縣界王莽改曰歷亭唐萬歲登封元年移就盤河置在古歷城

西七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

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

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擒史仁遇鋸殺之先

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

先悉薦翻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

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

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

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

敗補遺翻

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

又攻冀州拔蓆縣進攻阜城

蓆阜城並漢古縣唐屬冀州九域志蓆縣在州東北

一百五十里阜城在州東一百六十里蓆音條

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

李重霸於宗城

宗城縣屬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全忠遣歸救冀

州滄州兵去

滄州兵即劉守文所遣

丙午重霸奔城走汴將胡規

追斬之

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

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

淮南

考異曰實錄初鍾傳養上藍院僧為子曰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今從十國紀

年吳史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

入于魏

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

併屬山南東道以

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為匡國節度使

馮行襲自均州徙同州

楊

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

匡時於江西

鍾延規啓之也

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為山南

東道

僖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

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岐

數有戰爭

九域志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七十五里西至鳳翔三百九里數所角翻

奏徙佑

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

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

以

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為佑國節度使 秋七月朱

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

澶時連翻相息

亮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

考異曰實錄

在六月今從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編遺錄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按是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

全忠留魏半歲

自正月入魏至是半歲

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

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

一空

近其靳翻稱尺證翻遺唯季翻比必利翻為于偽翻

紹威雖去其逼

去羗呂翻而

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

不能為此錯也

魏州領貴鄉元城魏館陶冠氏莘朝城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

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鄴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衛州領汲衛共城

新鄉黎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澶州領頓丘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錯錯

也鑄為之又釋錯為誤羅以殺牙兵之誤取鑄錯為喻

壬申全忠至大梁

曰編遺

錄云壬辰亦誤

秦裴至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

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

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

帥讀曰吾率下同

故以要害誘致之耳

誘音酉

未幾裴破寨執楚

幾居豈翻

遂圍

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降戶江翻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

其子侃為質於西川

質音致

王建以侃知彭州

朱全忠

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

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為首尾

欲先取滄州

甲辰引兵發大梁

兩浙兵圍衢州

此即方求珍之兵也

衢州刺

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

兩浙兵取衢州

淮南與浙人爭婺睦衢三州至是方悉歸于錢氏陳讀曰陣帥讀曰率

呂

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

呂師造狙於青山之捷氣

陵浙人近其斬翻

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

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

復扶又翻殿丁

練翻躡尼輒翻

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

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

杜佑曰滄州長蘆縣漢參蘆縣地宋廢縣

為長蘆鎮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屬清池縣

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

什器

饌饌晚翻又雜總翻

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羅紹威厚奉朱全忠不惟

以報德亦懼因伐號之使而取虞也

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

以歸

僖宗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至匡時而亡

楊渥自燕鎮南節度使以裴

為洪州制置使

淮南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靜難節度使楊崇本

以鳳翔保塞彰義保義之兵攻夏州

保義當作保大蓋保義軍領邢洺磁

在山東而保大軍領鄆坊與邠岐等鎮皆在關西也難乃旦翻夏戶雅翻

匡國節度使劉知

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

坊州保大軍廵屬也以此證上文保義其誤明矣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

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

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

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

者盡行

勝音升

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

腕烏

貫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裨孺之外無不文者

直釋

翻利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

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

啖

啖徒
濫翻

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

說式
芮翻

援兵勢不相及

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

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

直為之緩攻

為于
偽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

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天復六年十月
六日行下此榜帖則是此年十月也

建東向舞蹈號

勳

號戶
力翻

稱自大駕東遷

謂昭宗
遷洛也

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

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

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
但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

臣張彧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蜀漢喉衿上不暇從也其後假張彧京兆少尹以調畿內芻米表李懷光降將孟涉段威勇以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鄭畋仍以前便宜從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

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劉仁恭求救于河東前後百

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

劉仁恭以幽州叛李克用又約朱全忠共攻之此克用之

所深恨也

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

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

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

復振之時不可失也

史言李存勗智識能輔其父所不逮

克用以爲然與

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
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揮使李溥將兵
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
攻潞州 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
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于美原

據上文則楊崇本所將者五鎮之兵耳蓋併將秦隴之兵爲六鎮

知俊等擊之崇本大

敗歸于邠州 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荆南留後賀

瓌閉城自守

去年九月汴將賀瓌守荆南

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

禦使高季昌代之

高季昌自此遂據有荆南

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

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楚

倪可福自此遂委質於高季昌

朗兵引

去

朗兵雷彥威之兵也

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

以此觀之上文誤作懷英

乘

勝攻郾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為保

義節度使

恐即命康懷貞以郾時保義當作保大以通鑑明年書保平節度使康懷貞證之又恐自

是保義

西軍自是不振

西軍謂邠岐軍也

湖州刺史高彥卒子

澧代之

澧音禮

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

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

王景仁即王茂章是年正月弃宣州歸錢鏐

考異

曰薛居正五代史鏐辟為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遥領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修五代史曰

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今從之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

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興

德府復為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商州隸佑國軍

併同華為

一鎮割金商以隸佑國皆欲厚其資力以扞郾岐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

訃音赴告

喪曰訃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

帥讀及曰率

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

迎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潞帥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

紀及編遺錄

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

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

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丁克用會其有是非之心者乎

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已已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

攻滄州

治直之翻

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

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

先悉薦翻調徒弔翻輸春遇翻

諸營山積全忠

將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

炎讀曰餗沈持

林翻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遽以潞州內叛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于垂

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都

一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

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

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

之全忠為之留數困以遺之

劉守文之辭卑而情可矜故全忠之凶暴亦為之感

動遣惟季翻乞音氣為于偽翻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

退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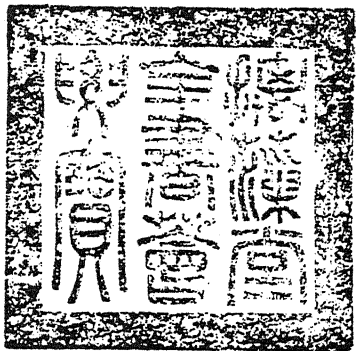
鍾氏既亡故彭玕請降于馬氏

玕音干路振九國志作玕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為吉州刺史

慈酋

翻由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一

一起 彊圉單閼盡著雍執徐七月凡一年有奇 朱氏本碭山人碭山戰國時屬梁地

太祖以宣武節度使創業宣武軍治汴州古大梁也寢益彊盛進封梁王國遂號曰梁通鑑以前紀已有蕭梁故此稱曰後梁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

姓朱氏名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背黃巢歸唐

賜名全忠即
位改名晃

開平元年

是年四月即位始改元

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於貝州

自滄州還休兵貝州且因魏博糧餉也

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

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

謂并鍾匡時也事見上卷天祐三年

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

相見遂殺之

以隱言其不克負荷欲屬國於劉威也事見上卷天祐二年復扶又翻

由

是將佐皆不自安

既逐王茂章又殺周隱宜餘人之不自安也

黑雲都指

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

上高在洪州高

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在州西南九十五里宋白曰上高縣本高安縣之上鎮以地形高上故曰上

高南唐昇元中立上高
場保大十年升為縣

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

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

謂馬殷也

吾欲逃死焉

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

斷都師管翻

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

路振九國志呂師周父珂以勇敢事揚行

密累有功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自言三代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為盃酌醉必起舞或擊節

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而奔湖南據此則為渥所疑

非行密也孥音奴子也

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

居其父行密之喪也

晝夜

酣飲

酣戶甘翻樂飲也湛嗜也應劭曰洽也張宴曰中酒也

作樂斷然十圍之

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

路不知所之

從才用綢之往也

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

諫

蜀注曰牙者旗名執牙者因以名之分左右隊故稱左右牙余謂牙兵以衛府牙

渥怒曰

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

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

孟橫戶

陵蔑勲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

千營於牙城之內

蜀注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即衙

也城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

史言

楊渥自去其爪牙

渥之鎮宣州也

天祐元年楊渥鎮宣州三年召為嗣

命指揮使

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

勅渠京翻璠音番

及嗣位召

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

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

史言張顥徐溫又翦去渥之爪牙

祐間道兼行

間古覓翻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

祐告之故

告之以所以徑入之故

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

罪

數所具翻下因數同俗從所主翻

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

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

中帥讀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

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槓擊

殺之

槓側瓜翻

考異曰歐陽史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璠等侍側

璠等侍側渥顯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按璠已死於宣州今從十

國紀年按通鑑本文宣州當作洪州謂之兵諫

左傳

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刑也張顯徐溫以兵諫自文驚拳之罪人也

諸將不與

之同者顯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

制

為顯溫裁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

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

而還

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威望大沮

沮在呂翻

恐中外因此

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

館古玩翻

有疾卧

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

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

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

亟紀力翻

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

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

勞力到翻

貽矩請以臣

禮見

見賢通翻

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

卜

三靈天地人之靈也言天地人之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

皇帝方行舜禹之

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

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

帝皆謂唐昭宣帝元帥謂梁王

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河東兵

猶屯長子欲窺澤州

九域志長子西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

王命保平節

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宋太宗

帝太平興國元年始改保義軍為保平軍避藩邸舊名也此因史臣避廟諱而書之然觀令康懷貞發京兆同

華兵屯晉州則恐自鄜州而東發兩鎮兵屯晉州蓋懷貞若自邢州發京兆同華兵道里隔涉邢州與潞州相

近亦當備河東兵之來無緣使懷貞離邢州而屯晉州竊謂保平亦當作保大據歐史懷英傳亦書保義蓋以

美原之捷方除保義節朱全忠急於篡唐未暇
舉兵攻潞州自備而已故潞州益得以嚴備

二月

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

帥府勸進

梁王建元帥府于大梁相帥讀曰率

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

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三月

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

幽州

擊劉仁恭也

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

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鎮

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瑋傳瓘討盧俊於

温州

璵力小翻又力弔翻估其吉翻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

梁

考異曰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勅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而無日

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即位尤為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以攝

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

冊禮使奉傳禪

冊寶押金吾仗衛太常鹵簿等

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唐有傳國八寶武后

惡璽字改為寶其受命傳國八寶並改雕寶字

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

薛貽矩為押金寶使

唐六典曰天子八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太子之信曰寶其

用以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

唐六

典大駕備五輅五輅皆有副車又有指南車記里鼓車
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金根車安車四望車羊
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一十有二若法駕則減五副
輅白鷺辟惡安車四望車四分屬車之一帥讀曰率楊

涉子直史館凝式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它官兼領之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

以宰相涖修撰天寶後它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
入為直館元和元年宰相裴垍建議登朝領史職者為
修撰以官高入判館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
事未登朝者為直館

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

奈千載何盍辭之

璽斯氏翻綬音受載子亥翻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疑式恐事泄即

日佯狂時謂之風子按周世宗實錄疑式本傳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涉大駭曰汝滅

有風子之號非梁初佯狂也今不取

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楊涉之相也知必為疑式之累今乃駭疑式之言何

邪為于偽翻

策敦煌人

敦徒門翻

光逢隱之子也

趙隱見二百五十二卷懿宗咸

通之十三年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奢暴常慮幽州城

不固築館於大安山

薛史幽州西有

名山曰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

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

董泥為錢

瘞於計翻董几隱翻董泥黏土也

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

自米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

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

不齒之於諸子之列

李思

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

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

幾居依翻

守光

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

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

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

敗補邁翻

虜仁恭以歸囚於

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

惡烏路翻

銀胡鞞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

鞞盧谷翻胡鞞箭室也帥讀曰

率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

盧龍以媯檀新武四州為

山後奔河東

奔李克用

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

幾居

豈翻為劉守奇引河東兵伐燕張本

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為匡

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

匡霸

飛騰皆晉王所置軍都之號

梁王始御金祥殿

王溥五代會要梁受禪都大梁改正

衙殿為崇元殿東殿為元德殿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歲殿門如殿名薛史曰梁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

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鳥白兔白蓮之
合蒂者以為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
受百官

稱臣

此梁所自置百官也

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

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

去羗呂翻

丙辰張文蔚等至

大梁

盧佶聞錢傳璿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

青澳

在温州東北海中俗謂之青澳門由青澳門而進舟錢則入温州其外則大洋也澳烏到翻海之隈厓曰澳

傳璿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

間道襲温州

安固後漢之章安也間古覓翻

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

祐

二年盧佶陷温州至是敗亡

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温州制置使

監古街翻命傳璚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壬戌梁王更名

晃更工衡翻薛史曰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王兄金晃聞王將

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

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

從其後此唐之百官從才用翻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被皮義翻

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

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已者畢也降帥百官舞蹈稱

賀帥讀日率帝遂與文蔚等宴於元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

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緯

緯許韋翻

盛稱帝功德宜應

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

宗同姓也戚異姓之親也復扶又翻

酒

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鮑宏博經曰楚辭琨蔽象碁有六博琨蔽

王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

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據歐史此所謂投瓊即骰子也迸北孟翻

考異曰王仁裕王堂閑話曰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愛

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鳴眦睚數日不止今從王禹偁

五代史 關文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

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梁王始兼四鎮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天復元年富貴

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唐武德元年受禪歲在著雍攝提格

禪位于梁歲在彊圉單閼享國二百九十年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

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

宣諭州鎮皆言受禪於唐也戊辰大赦考異曰梁實錄編遺錄薛史唐餘錄皆不云

大赦今從歐陽史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

曹州濟陰郡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

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

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

唐以長安為西京洛

陽為東京今梁都大梁在洛陽之東故以洛陽為西都大梁為東都而以長安為大安府

更名魏博

曰天雄軍

通鑑二百六十四卷昭宗天祐元年四月已書更命魏博曰天雄軍蓋亦出朱全忠之意

此複出也但未知更軍額的在何年更工衡翻

遷濟陰王于曹州梅之以棘左

傳語梅在使甲士守之

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

楚王

馬殷不由郡王徑封國王即位之初特恩也

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

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崇政院即唐樞密院之職後遂廢樞密院入崇政院

以備顧

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

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

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為人沈深

沈持林翻

有智略

在幕府三十餘年

僖宗先啟間敬翔入汴幕至此時軍二十年史誤以二十為三十耳

軍

謀民政帝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

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

近其人斬翻

莫能測惟翔能識

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

悟多為之改易

偽于翻

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追尊皇高

祖考妣以來皆為帝后

五代會要梁以舜臣朱虎為始祖四十二代至黠追尊肅祖宣

元皇帝妃范氏謚宣僖皇后黠子茂琳謚敬祖光獻皇帝妃楊氏謚孝皇后茂琳子信謚憲祖昭武皇帝妃劉

氏謚昭懿皇后信子誠

皇考誠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為文惠

皇后 初帝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

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為開封尹判院

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乙亥下制削奪

李克用官爵

李克用稱唐官用唐年號豈梁得而削奪之哉史姑書梁之初政耳

是時惟

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

天復四年梁王劫唐昭宗

遷洛改元曰天祐河東西川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稱天復五年是歲梁滅唐河東稱

天祐四年西復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川仍稱天復

移檄諸道淮南楊渥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爵弘農王

卒無應者卒子恤翻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

晉王書云遺唯季翻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

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史言李克用雖出於夷狄而終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身為唐臣亦天性之忠純也

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

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斛律寺蓋高齊建霸府於晉陽斛律氏貴盛時所立至是復以

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偽翻岐王治軍甚

寬待士卒簡易治直之翻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

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還從由是衆心悅服

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感羸倫不敢稱帝

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李茂貞自

為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卒伍之雄將

更上書稱踐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鞭鳴鞭扇雄尾扇也唐制天子視朝

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既出西序門索

鎮海節度判官

扇扇合天子升御座扇開百官畢朝

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

說式為翻

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

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

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

之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加武順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度

使鄴王羅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

好呼到翻

帝遣太府少卿高

頡頡報之

希頡頡

初契丹有八部

賀歐陽修曰契丹君長曰大

頻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

長號大人路振九國志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

之七百里考異曰燕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

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郎二曰乙失活郎三曰實活

郎四曰納尾郎五曰頻沒郎六曰內會難郎七曰集解

郎八曰奚嗚郎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

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

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土稍大

唐餘錄皆曰僖昭之際其王邪律阿保機怙強恃勇距

諸侯不受代自號天皇王後諸族邀之請用舊制保機

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長九年所得漢人頗衆欲以古漢城領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為一部諸部諾之俄設策復併諸族僭稱皇帝土地日廣大順中後唐武皇遣使與之連和大會於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為昆弟莊宗列傳又曰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大寇我雲中太祖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為兄弟謂曰唐室為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許諾保機既還欽德以國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保機故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杯往來以展酬酢之禮保機喜謂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它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教不受諸侯之代趙志忠虜庭雜紀云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父諱幹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鞏氏歸本部立太祖為王又云凡

立王則衆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
災害不生羣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
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為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
焉不為衆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頴康枚王奏事王郁
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新唐書載契丹八部名與
漢高祖實錄所載八部名多不同蓋年紀相遠虜語不
常耳其實一也阿保機云我為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
代久矣非因武皇之教也今從漢高祖實錄又唐餘錄
前云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
述律阿鉢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乃云大順中與武
皇會於雲中按大順在乾寧前乾寧二年仁恭方為幽
州節度大順中未也又武皇謂曰唐室為賊臣所篡吾
以今冬大舉此非大順中事唐餘錄誤也又編遺錄開
平二年五月契丹主阿保機及前國王欽德貢方物然
則於時七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
部猶在也

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
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

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

五姓奚一阿會部二處和部
三與失部四度稽部五元俟

折部各有辱紇主為之首領歐陽修曰奚當唐末居陰
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分為五部一

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怒皆部五曰
黑訖支部後徙居幽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

涼川東去營府五百里西南去幽州九百
里東南接海山川三千里後徙居琵琶川及七姓室韋

室韋本有二十餘部
其近契丹者七姓

達勒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

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
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

恃其疆不肯

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

如約

如三年一代之約

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

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

帥讀曰率種章勇翻

居古漢城與漢人守

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

漢志滑鹽

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田

水經注大榆河自密雲城南東南流徑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滑

鹽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三百里歐陽修曰漢

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宋白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

南岸遼澤去渝關一千一百三十里渝關去幽州一百

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陁北界松

陁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

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

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磽
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

地宜五穀

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

國又北侵室韋女真

女真肅慎氏之遺種黑水靺鞨即其地也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

界外野處者號生女真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

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

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

監古衙翻

東北部落皆畏服之是歲

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

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州東

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為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為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歐陽史曰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握手約為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按雲州之會莊宗列傳薛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錄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盜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崩已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盜則尤宜興兵討之何故止也唐室為賊臣所篡此乃四年語也其冬武皇寢疾蓋以此不果出兵耳今從之或勸晉

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讐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

于梁

繒慈陵翻畜許救翻背蒲妹翻更工衡翻遣使通好是附梁也

晉王由是恨之

通鑑

於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於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吳蜀義例同

已卯以河南尹

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

錢鏐為吳越王加青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王審知

兼侍中

威武節度之下當有使字

仍以隱為大彭王

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

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為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

季昌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

荆歸硤夔忠萬澧朗共八州

乾符以

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隣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

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乙酉

立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為博王友珪為郢王友璋為

福王友貞為均王友雍為賀王友徽為建王

友文以養子居諸子

之上友珪弒逆禍胎於此

辛卯以東都舊第為建昌宮改判建昌

院事為建昌宮使

薛史曰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繫摠因置建昌院以領之至

是改為宮蓋重其事也宋白曰是年中書門下奏改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仍請在京上舊邸為建昌宮

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

潞州

攻晉將李嗣昭也

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

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為院使

考異曰實錄四月辛未以翔知崇政院事五月甲

午詔樞密院宜加為崇政院始命翔為院使蓋崇政院之名先已有之至是始併樞密院職事悉歸崇政院耳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于梁

唐昭

宣帝天祐二年蘇循鼓成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為相

禪代之事故自以為有功

帝薄其為人

舊唐書帝紀昭宣帝天祐二年蘇楷上議駁昭宗謚全忠雄猜鑒物自楷駁謚後深

鄙之既傳代之後父

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

於帝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

朝

朝直

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緯等十五人並勒致

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為同光之初蘇循諂

唐莊宗張本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僖宗中和元年盧約據處州至是而亡降戶江

翻

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

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

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

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

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

趨七喻翻

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

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

在城都指揮使盡統潭州在城之兵

將水軍三萬

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

吳分長沙置瀏陽縣隋廢景龍二年於故城復置屬潭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水經注湘水北過漢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六月存等遇大雨引

之有瀏口戍璠孚袁翻

瀏力周翻

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

數所角翻遺唯季翻

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

水而陳

陳讀曰陣

存遙呼曰

呼火故翻

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

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

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

新

考異曰編遺錄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邵告捷淮南朗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於瀏陽

口大破賊黨生擒偽鄂州節度使劉存按薛史梁紀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十國紀年吳史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楚史亦然編遺錄誤也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

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

陳知新取岳州

見上卷上年艦戶

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

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

史言劉存陳知新忠壯

許玄

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

之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彭玕附楚

見上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

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

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

塹七
艷翻

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

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

周德威盡統蕃漢之兵河東大將也帥

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

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

五季之世諸鎮各有都指揮使而命官之

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蕃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也行營都指揮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也鐵

林都指揮使安元信則鐵林軍之都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其義類求之

橫衝指揮使李

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

史言晉傾國救潞州帥讀曰車

嗣弼克修之

子克修

晉王之弟見唐僖昭紀

嗣本本姓張建瑋敬思之子

史敬思見二百

五十五卷唐僖宗中和四年

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

攻澤州以擬康

懷貞之後

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甲寅以平

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武貞節度使雷彥

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

公安

漢辱陵縣漢末劉備屯於此改名公安唐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南九十里

絕其糧道彥恭

敗楚兵亦走

劉守光既囚其父

事見上四月

自稱盧龍留

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

章事

靜海節度使曲裕卒

曲裕即曲承裕

丙申以其子權知

留後顯為節度使

薛史六月丙辰裕卒七月丙申以靜

海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顯起復為安南都護充節度使既云起復知其子也按行營當作行軍

雷

彥恭攻岳州不克

雷彥恭既與楚攻荆南尋又攻楚岳州可以見其反覆矣

丙午

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

帝舊名全忠故更全義名宗奭

辛亥以吳

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

道招討制置使

欲使兩浙湖南攻弘農王楊渥先分授以楊氏所統二鎮

晉周德

威壁於高河

高河在潞州屯留縣東南

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

兵擊之武敗

親騎梁之親兵馬軍也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

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

將河北兵西上

上黨地高在河北諸鎮之西故曰西上上時掌翻

至潞州城下

更築重城

重直龍翻

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

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

調徒弔翻抄楚交翻

思安乃

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

屬之欲翻

德威與諸將互往

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九月

雷彥恭攻涪陽公安

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涪陽鎮涪鋤針翻

高季昌擊

敗之

敗補遇翻

彥恭貪殘類其父

雷彥恭滿之子也

專以焚掠為事

荆湖間常被其患

被皮義翻

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

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

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

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

朝直遙翻爽乖也言

若唐朝復興則為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臣之節未乖也

出馮涓馮宿之孫於唐室既亡之後王用安撫副使掌義存故主眠韋莊張格輩有間矣

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

帥讀曰率

已亥即皇帝位

王建

字光圖許州舞陽人考異曰莊宗列傳太祖厭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啟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今從之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

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佖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莊見

素之孫也

韋見素天寶之末為相

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

論

好呼粗曉其理

粗坐

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

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

風

史言蜀王起於卒伍而能親用儒生

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

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

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

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

泠盧經翻

姓也平江縣本漢羅縣地後漢分立漢昌縣孫吳立漢昌郡後又為吳昌縣隋省唐神龍元年分湘陰置昌江

縣屬岳州五代改曰平江蓋後唐旣滅梁楚人為之避
廟諱昌字也九域志平江縣在岳州東南二百五十七

里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

德勲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

朗水西南自辰錦州入朗州界經州城入大江

謂之朗口德勲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

又翻扶持

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勲以
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

饒掠上高唐年而歸

唐天寶二年開山洞置唐年縣屬鄂州

斬業饒於長

沙市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猪嶺寨

拔之

梁西都有夾馬營江猪嶺在潞州長子縣西由北路達鵬窠嶺

義昌節度使劉

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

此梟獍

梟堅堯翻不孝鳥也食母獍讀如鏡破獍惡獸也食父

吾生不如死誓與

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

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

窘巨隕翻謂上七月劉守光遣使請命也

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

遺唯季翻諭

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

延祐為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

質音致折加之舌翻

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

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跋卜末翻又蒲末翻

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

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

關往來必由之

要處津濟度必由之要處

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

亡者皆聚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

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淮南右都押牙

朱志誠等將兵度淮襲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

城拒守 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

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陝失冉翻

甲子詔發步騎

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

丁卯晉兵寇洺州

此救潞州

之遊兵也

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

危全諷以

仔倡守信州之地仔子之翻倡音昌又尺亮翻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挾一目以獻蜀主

命飯萬僧人以報之

挾於決翻飯扶晚翻

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

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

復扶又翻敗補邁翻

蜀主乃止 丁丑蜀以韋莊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

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晉王疽發於首病

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

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

晉王命其弟内外蕃

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

璋吳珙

珙居勇翻

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

考

異曰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

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

無恨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

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於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
按薛史契丹傳莊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
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
吾兒也寧有父不教子邪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廣本劉
守光為守文所攻屢求救於晉晉王遣將部兵五千救
之然則此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為仇也此蓋後人
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其英武耳余按晉王實怨
燕與契丹垂沒以屬莊宗容有此理莊宗之告哀於阿
保機與遣兵救劉守光此兵法所謂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也其心豈忘父之治命哉觀後來之事可見已曰

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

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

謂李嗣昭為梁兵圍於潞州也重直龍翻

吾不及見矣

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

累汝累良瑞翻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年十五克寧綱紀

軍府中外無敢誼譁克寧久摠兵柄有次立之勢兄死弟及

以長幼之次有自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

者人情怵怵少詩照翻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

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見賢

遍翻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

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

張承業之扶李存勗出嗣位猶張昭之於孫權也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帥讀曰率

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

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

先王謂李克用

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

橫戶孟翻

旬日間城中肅

然吳越王鏐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

牽制淮南之兵

使之不得急攻危仔倡

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為最長

王宗

佶本姓甘王建為忠武軍卒掠得之養以為子及長為將數有功長知兩翻

且恃其功專權

驕恣唐道襲已為樞密使宗佶猶以名呼之道襲心銜

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亦惡之

惡烏路翻

二月

甲辰以宗佖為太師罷政事

為王宗佖見殺張本

蜀以戶部侍

郎張格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格為相多迎合主意有

勝已者必以計排去之

去羌呂翻為張格亂蜀張本

初晉王克用

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

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

長知兩翻快於兩翻

或託疾不出或

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

顥陰說克寧曰

說式芮翻下同

兄終弟及自古有之

殷人之制兄終弟及

自周以來父子相繼未有能易之者也李存顥以殷制動克寧耳

以叔拜姪於理安乎

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

音聞

問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

復扶又翻

汝勿妄言我且

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諸假子各遣其妻

入說孟氏

李克用義兒百餘人必不盡然獨存顯等為此耳史繁言之曰諸假子

孟氏以

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

衆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誚讓之

數所角翻誚才笑翻

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

度使以蔚朔應州為巡屬

唐末置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蔚紆勿翻

晉王皆

聽之李存顥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

為于偽翻過音戈

殺

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於梁

河東領并

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

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

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

少詩照翻

克寧欲知府

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

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

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

梁自它不以累公

累力瑞翻

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

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

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

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

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備壬戌置酒會

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

數所具翻

兒羈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

為此謀

復扶又翻下同

恐以吾母子遺仇讐乎

遺唯季翻仇讐謂梁也

克

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顯

李克

寧之奉存鼎初焉非不忠順其後外搖於讒口內溺於
悍妻以至變節而殺其身地親而屬尊者居主少國疑
之時可不戒哉
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年十七葬于濟陰縣
之定陶鄉濟子禮翻

甲子蜀兵入歸州

歸州荆南巡
屬不地曰入

言入之而不
能有其地

執刺史張瑋

辛未以韓建為侍中兼建

昌宮使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

晉兵猶屯余吾寨

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余吾縣章
懷太子賢曰余吾故城在潞州屯留

縣西

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

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

澤州

趣七
喻翻

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

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癸巳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

蔚紆
勿翻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

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

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

充役使充
齊民之後

斬監

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

前年十二月李嗣昭入
潞州去年五月康懷貞

始攻之至夾寨破
則是年五月也

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

樂流矢中嗣昭足

矢中竹
仲翻

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

李
嗣

昭登城宴樂示敵以餘暇也中矢而密拔之所以安衆也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

之數所角翻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

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

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夾寨之敗帝正坐此也

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

晉軍斬獲甚衆劉知俊之小捷所以驕梁兵而藏之也天之厭梁于此可見表請自

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

華岐人謂李茂貞之兵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

歸鎮 蜀太師王宗佖既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

亂

畜吁
王翻

上表以為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

長知
兩翻

國家之

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

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為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

艱難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

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

伐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

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

對曰宗佺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

己亥宗佺入見

見賢通翻

辭色悖慢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蜀主諭之宗

佺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撲弼角翻以華洪之得衆心猶

不免於禍況甘佺之驕恃輕脫哉其死宜矣

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

司戶衛尉少卿李綱為汶川尉

綱古郎翻汶川漢綿虎地晉置汶川縣唐屬茂

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里玉壘山石紐山皆在縣界文讀曰岷

皆賜死於路初晉王

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

德威使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

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

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史言周德威臨敵勇而事上敬

癸卯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楊涉罷為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

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為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兢

琮之兄子也

于琮見唐宣紀僖紀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

以援兵不能復來

復扶又翻下同

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

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

兵不可以無備也有

備無患今梁之為兵也主驕於上將情于下其敗宜矣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

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

潞州上黨郡

且朱溫所憚者

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

閑習也

必有驕

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

趣七喻翻下同

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取威定霸

左傳晉先軫之言

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

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

岐王李茂貞據鳳翔

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

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

招討使

丁會以潞州降晉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甲子帥周德威等

發晉陽

帥讀曰率

淮南遣兵寇石首

唐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石首縣取縣北

石首山而名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二百里孫鑑曰自安陸至竟陵兩驛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度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石至此而首也襄州兵敗之於

澆港

澆士咸翻敗補邁翻下同

又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

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荆南治江陵在江北南岸曰馬頭岸正對沙市

已巳晉王軍於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

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碾紐善

翻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

三垂岡在屯留縣東南

詰旦

大霧

詰去吉翻

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

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

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

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

亡將校士卒以萬計

校戶教翻

委弃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

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

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

我耳欲射之

誑居况翻射而亦翻

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

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

氣幾絕也幾居依翻

城

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

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

重直龍翻

豈

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

死不瞑目

為于偽翻瞑莫定翻閉目也

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

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

遂歡好如初

好呼到翻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

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

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

存璋乘勝進趣澤州

趣七喻翻

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

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

龍虎軍即

唐龍武軍號梁受唐禪改武為虎王溥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又梁以洛陽為西都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

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

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

策引衆而前

策馬也

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

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

考異曰歐陽史云存節從康懷貞攻潞州為

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而救之梁列傳澤州將陷河南尹張宗奭召龍虎統軍牛存節謀之存節帥本軍及右神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回師至天井關即引衆前救澤州薛史亦同按存節若自夾城遁歸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關豈得已過而返救之也今從梁別傳及薛史

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

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

先是命劉知俊休兵晉州九域志晉州東南至澤州

三百一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高平漢洹氏縣地後魏置高平縣唐屬澤州九

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三里

考異曰莊宗列傳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弃城而去澤潞皆平今不取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

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

姦盜境內大治

治直史翻

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

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

以避險

分扶問翻踰越謂左軍不得越右軍後部不得踰前部之類留絕謂軍行須聯屬不得或留止

而中絕或避險而不整

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

後期必斬軍法也晷居消

翻日景也期以日中日晷過中而不至則為差餘以類推晝夜分百刻

犯者必斬故能兼

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

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

墨制王耻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

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

德其除李克寧之難

以兄事之每至其第

升堂拜母賜遺甚厚

遺唯季翻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

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

間軍城完復

史究言李嗣昭鎮潞之績效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

李瓊卒

李瓊取靜江見二百六十二年唐昭宗光化三年

楚王殷以其弟永州

刺史存知桂州事

壬申更以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

同州匡國軍為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為鎮國軍

更工衛翻陝失

冉翻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

農威王心不能平

楊渥謚威王

欲去之而未能

去羌呂翻

二人不

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

等弑王於寢室

考異曰吳錄顥使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執渥于寢室弑之不言徐溫蓋徐

鉉為溫諱耳薛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獨用左衙兵事歐陽史云溫顥共遣盜殺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按溫

與顥分掌牙兵溫若不同謀顥必不敢獨弑渥今從江南別錄十國紀年張顥欲稱淮南留後送款於梁以淮

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僅三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圖之按顥稱留後

則有主矣

詐云暴薨

年二
十三

已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

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

去羌
呂翻

從才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

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

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

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

劉威在廬州陶雅在歙州
李遇在宣州李簡在常州

皆

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

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

屏必
郢翻

又卑正翻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謂使宅賀節度使所居為使宅賀者

欲賀新君使疏吏翻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

史氏教也

按路振九國志渥母史氏封武昌郡君蓋渥嗣位後尊為太夫人

大要言先

王創業艱難

此一段凡言先王皆指楊行密

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

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

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

諸道行營都統

楊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三子薛史及路振九國志皆以隆演為渭

既罷

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

衝犯大敵未嘗畏懾

懾之涉翻

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

之如無人

折之舌翻

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

事之顥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

說式為翻下同

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

驚曰然則柰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

為公圖之

復扶又翻為子偽翻

時副使李承嗣

李承嗣時為淮南行軍副使

參

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

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

曰公出徐公于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

亦可畏也顓曰右牙欲之

右牙者以官稱徐溫

非吾意也業已行

矣事已成

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

易以

明日可求邀顓

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

瞋昌真翻

古人不忘一飯

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

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

顓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

刺七亦翻

可求知不免請為

書辭府主

府主謂隆演也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

操七刀翻

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

長知兩翻

吾不忍殺掠

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

財為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

合肥人時為左監門衛將軍

考異曰吳紀作鍾章十國紀年作鍾泰章今從之

溫使親將翟虔告之

翟直格翻姓也

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

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

刺七亦翻飲于禁翻

丁亥旦直入斬顥於

牙堂

牙堂左右牙指揮使治事之所

并其親近溫始暴顥弑君之罪

暴者

發露其罪音如字

輟紀祥等於市

輟音患車裂也

詣西宮白太夫人

廣陵

西宮楊行密妃
史夫人居之

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

此難乃翻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

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顥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

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

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

溫為實不知謀也

原情定罪徐溫宜與張顥同科而徐溫得免弒君之名遂專吳國之政殆

天啟之也
治直之翻

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

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

沈持林翻

自奉簡儉

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

仲竹

先

是張顥用事

先悉薦翻

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

剽匹

溫

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

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舉大綱軍民安之

古人有言盜亦

有道然盜貨者小盜也盜國者大盜也觀徐溫之盜國斯言豈欺我哉

溫以軍旅委嚴可

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

支計官猶天臺度支郎之任也

皆稱其職

稱尺證翻

淮南謂之嚴駱

己丑契丹主阿保機遣使隨高

頡入貢

高頡報使契丹見上卷五月

且求冊命

夷狄覘國勢而為去來彼以梁為彊則其

背晉帝復遣司農卿渾特復扶又翻渾特人姓名賜以

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

罪皆赦之夾寨以辛未敗壬辰諸將方詣闕待罪經二十二日帝賞牛存節全澤

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雷彥恭引沅江環

朗州以自守沅水逕朗州城南去城三十步環音宦秦彥暉頓兵月餘不

戰彥恭守備稍懈懈古隘翻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

入自水竇帥讀曰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

門而入壞音怪彥恭輕舟奔廣陵雷滿唐僖宗中和元年據朗州傳至彥恭而亡

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彦恭沒溺于江今從紀年彦暉虜其弟彦雄

送于大梁淮南以彦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

瓌與彦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向瓌亦以中和元年據澧州楚始

得澧朗二州其後破楚者亦澧朗之兵也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

五萬攻雍州梁受禪改京兆府為雍州大安府雍於用翻晉張承業亦將兵

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

之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

於帝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

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

朱友寧死見二百六十年

今仇讐

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

幾居依翻

已酉遣使就洛

陽族之使者先鑿阮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

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

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阮中

戮之死者凡二百人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

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

幕谷即漢谷

晉蜀兵皆引歸蜀立

遂王宗懿為太子

為宗懿不終張本

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

詔會諸道兵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

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

唐郢復州置回圖務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運茶於河南北賣之

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繒慈陵翻 纊古謗翻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

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

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

事弘農王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鍾泰章賞薄殺張顯之

也賞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

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
刺史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六